

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 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
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 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

刘上洋 主编 ■ 电视卷一 ■

江西六十年

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刘上洋/主编 ○电视卷一

4

江西六十年

JIANGXI 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电视卷一 /刘上洋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742-800-8

I. 江… II. 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省-当代②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56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2917号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电视卷一

刘上洋 主编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张国功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2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5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800-8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在中国的版图上，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赣”，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而汇于长江奔向大海，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十五卷册《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文章彪炳，作家辈出，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六十年的江西文学，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富矿”，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奠定了江西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六十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风景这边独好”。有着“红色情结”的江西作家，满怀珍视的情感，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富矿”，从中汲取诗情画意，提炼主题、情节和形象，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为人民前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为发展中的江西文学注入了以红色为象征的时

代品格、精神内涵和文学特质,使得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历史上,江西文学积淀深厚,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位领军人物就生活在江西;东晋以来,陶渊明、黄庭坚等也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安顿在这一方绿色山水,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留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操。

进入20世纪后,新中国的江西文学与传统文学紧密交汇。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江西文学更是经历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时期。这段时间江西文学有如大河奔涌,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表现尤为活跃的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上为江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接着是江西电影一部接一部在全国叫响,折桂众多的“金鸡”奖和“百花”奖,长江和鄱湖之滨的水城九江居然有了“电影之乡”的美誉;绵延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江西谷雨诗会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以集团军的形式向中国文坛挺进,被评论界称为“江西的散文现象”。这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文学佳绩,是现时代江西作家对辉煌文学传统的对接与重续。可以说,人世间千万个平常时日流淌过去,方始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期。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许多文学现象的出现,都集中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一如整个太空的电流汇集炸响,形成江西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观。

我们深情回眸历史检阅江西文学的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进程,又为江西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更好的具有江西特色、江西风格、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我们激情的笔端。大时代必然呼唤大作品。大作品是以它的气势、内涵、概括力和穿透力雄踞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扛鼎之作和领衔之作。大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大,决不是因为它的尺幅之大、口号

之大、架子之大，而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由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所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大作品它的本质在于它的完美性，它的新颖性，它的原创、鲜活和发现，它对既成观念的颠覆和改造。一句话，在于它对艺术本体是否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在于它是否为艺术史的演进增添新的篇章和内容。六十年的江西文学让我们收获了感动和自豪，也收获了责任和信心。江西几代作家的呕心沥血，让我们分明已领略到了朝向未来、蓄势待发的蓬勃力量。

在眺望之中，江西文学如同一条水天相接不断延伸的远方地平线，它永远引发人们的希望，推动人们去追求，但是又很难能够最终接近它和占有它，如同那比天空和海洋还要辽阔丰富的心灵一样，让人永远生发出一种新鲜而诱人的憧憬。我们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却需要用九十九步的努力和艰辛加以完成。这九十九步的一半只是这一步，这是一个超数学。文学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无限的高地，正是这一点，才促成我们江西作家永不停步奋力攀登！

2009年8月

目录

CONTENTS

舒 龙

封锁线上的交易/001

张光烈

一生中的九秒/025

周毅如

澳门轶事/039

鲍嘉龄

信 念/073

刘仁德 陈海萍

京九情/118

陈海萍

黑天鹅/180

吕森晶

沈 鸿/255

胡正言 李涌浩 雷献和

朱德上井冈/332

后 记/390

电视卷一

○舒 龙 编剧

封锁线上的交易

出品年：1984

集 数：三集（节选，选第一集）

制作单位：江西电视台电视剧部

美国记者斯诺说：“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一千二百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封锁大获其利。”“我知道在江西苏区的时候……他们所经营的钨矿是中国最丰富的。每年生产一百万磅这种珍贵的矿物，秘密地卖给陈济棠将军在广东的垄断企业。”

——摘自《西行漫记》

渐显，一幅中国地图充满画面，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色块，大小不等地分布在地图上。

镜头向着地图上江西省赣南部分缓缓推进。一条标有“赣江”的河流。河在左边白色块上，印有“赣州”两字；右边红色块上印有“瑞金”两字。镜头继续向河流

标志缓推，河流化为实景。

满江春水，一座浮桥横在江上。桥上设有国民党的关卡，上飘一面“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士兵检查着过往行人。

迅速推出片名字幕：封锁线上的交易。

顺序出现演职员表。

字幕衬底画面：

古老的赣州城。国民党保安司令部门前，守卫森严，几个牵着警犬的警察，从里面走出。

高耸威严的八镜台，位于章、贡两江汇合处，台上的哨兵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江面上过往的船只。

第一集

晨曦薄雾笼罩。

贴靠城墙的江岸，停靠着三艘吃水颇深的木帆船。

船工们正拔篙解缆，拆除翘板准备起航。

岸边，一身船老大打扮的红军团长张南岳，与余玲玉小姐依依惜别。

余玲玉掏出一只新挂表送给张南岳：“……近几天风声很紧，搜查更严，一路上多加小心。”

张南岳：“你的处境比我更艰难，多多保重。”

余玲玉：“……你快走吧，趁天亮前通过锁三江炮台。”

三条木船逆水而上，河上迷漫的蒙蒙水汽，掩蔽了他们的行踪。

余玲玉伫立岸边目送的剪影。

城门外码头，停泊着一艘讲究的中型客轮和几艘小汽艇，甲板上徘徊着十来个军警头目、缙绅人物，他们不时地引颈向城洞门仰望。

城内马路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

两辆老式小轿车驶出城门，直开到码头上。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车门开处钻出两个人：一个是赣南保安司令部章司令，一个是赣江封锁处处长江济海。他们快步走上客轮。水手们忙着收缆起锚。

汽笛长鸣。船尾螺旋桨转动，江水翻滚。

客轮向江心驶去，两艘小汽艇左右护卫。

横江浮桥上，桥工闻汽笛声忙解开锚链。桥上行人向两岸奔跑。

浮桥当腰散开，客轮汽艇穿空而过。

客轮前甲板及走廊过道上，军警头目们尾随章司令、江处长鱼贯入舱。

客轮船头劈浪前进。

犁起的波浪涌向两岸，江上小渔船、舢板躲避不迭，小船像蛋壳般随浪颠簸。

客轮厅舱，各军警头目围长桌就座。

章司令与江处长端坐在主席位上，怡然自得地听着各头目的禀报：

“公署别动队到！”

“赣州警察局到！”

“驿运处水警队到！”

“税警队到！”

“铲共团到！”

“缉私处到！”

.....

江处长以尖锐的目光逐一扫视：“广东驻军代表为什么未到？”

章司令面有难色地对江处长耳语：“陈济棠敢与委员长扯皮，我们岂在他们的
话下！”

江处长若有所思地：“那——也得把行营的指令通知他们，到时别说我江某言之不喻。”

“我会通知。”章司令然后放开腔调，“诸位，经济封锁联席会议开始，宣读蒋委员长……”

各头目下意识地起立。

“……在南昌行营发出的手谕。今天在船上开会，一则为了保密，二则是共同巡视赣江水上游防和对共区封锁设施。现由赣江封锁处江济海处长宣读委员长手谕——”

江处长威严地宣读：“蒋委员长手谕：剿共之策，以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管齐下，而将共区经济封锁，无疑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赣省与共区相连之

交通，尤以水路四通八达，仅陆路建立碉堡、关卡、围寨等，难尽封锁之能事。务必严密封锁港口码头和河道水口，断绝与共区一切经济往来，达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蚂蚁之通报’的程度，则共区经济衰竭，难乎为继，共祸将不战自灭！”

章司令：“希望大家切实执行！”

“是！”众应后坐下。

江处长接着说：“赣州乃赣水源头，扼共区水陆交通之咽喉要冲，封锁务必严密。司令，先看看两岸的封锁设施吧！”

章司令：“请诸位巡视督察。”

众军警头目随章司令、江处长走向甲板。

河岸上，碉堡林立。哨兵在瞭望。

匪兵在码头的铁丝网前出操。

军警小队牵着两条警犬沿江巡逻。

江处长满意地点头：“章司令，能去最前沿的锁三江炮台看看吗？”

章司令：“请吧！”

高耸的锁三江炮台矗立在江边古庙旁。

江面上，横有一条粗大的拦江大索链。

客轮和汽艇在炮台码头靠岸。

巡视人员拾级登上炮台顶，几位巡视人员人手一架望远镜。

江处长的望远镜视野内：远处烟波浩渺，依稀可辨三条江河的合流口。

章司令解说：“右边的那条江，叫信丰河，直通我们管辖的信丰县，那儿驻有广东军，中间那条叫于都河，左边的叫潏水，两条河分别从共区的瑞金、于都和兴国等县流来。在三条河流的汇合处，有个圩镇，叫三江口，自古是交通枢纽、商业重镇、兵家必争之地，现被共军控制。”

江处长：“哼，他占三江口，我据锁三江嘛，那儿是肚子，这儿是喉咙，可以捏死他！”

众头目纷纷讨好地赞叹：“险要！”“坚固！”

三条木船出现在江处长的望远镜视野内：“那三条船是怎么过去的？”

炮台领班的军官：“这三条船装的都是广东军的军用物资，手续齐备，检查之后才放行的。”

江处长：“又是广东军？！注意监视。”

炮台领班军官：“是！”

紧张气氛又转活跃。

江处长：“此处风景也十分宜人，如果没有战事，可谓游览休养之胜地呀！”

章司令：“那当然。好吧，随意观观风景吧。”

炮台瞭望哨监视远处江面，只见一只小渔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撒网。

凉台上，缙绅和头目们，有的坐下品茗，有的凭栏眺望，还有两位在下棋。

几位军警头目围观江处长大笔在宣纸上泼墨作画。他最后在画上题名：“双峰锁三江”，落款：“江济海书。”众人捧场。

章司令：“想不到处长有此高才。双峰锁三江？！好大气魄，以画明志！”

炮台领班军官向画桌走过来立正敬礼：“报告！瞭望哨发现，刚才去信丰河的一条货船，突然转向于都河驶去！”

江处长眼珠一转，忙掷画笔，走出阳台举镜望远。三艘木船正扯起风帆向中间的于都河驶去。

敌炮艇指挥官，拿下望远镜：“狡猾，他们散开了？鸣枪警告！”

敌炮艇上一阵重机炮向木船方向扫射。

雷大伯、雷妹子使劲向张南岳团长的船靠拢。

张团长等敌艇进入了射程，扫出一梭机枪子弹。

敌艇驾驶台的玻璃被打得粉碎。

敌艇指挥官恼羞成怒：“打！”

木船穿洞，麻包中的食盐从弹孔中溅出。张团长伏在船上还击，其余两船分头驶去。

章司令：“出动汽艇追击。”

江处长：“快！追回来。”

领班军官：“是！”忙转身跑步下。

江处长急忙又补充命令：“追不回就打沉它！”

外面传来领班军官“是！”的回答声。

炮台下，一艘炮艇驶离码头。

正在江面捕鱼的雷大伯看见远处的炮艇离岸，对女儿雷妹子说：“快摇，报信去。”

渔船向不远的三条货船驶去。

雷大伯喊出了一声船工号子：“哦喂——”

货船上，商人打扮的张南岳团长，听见号子声立即回头。他看见一艘炮艇向自己追来，忙对化装成船工的战友：“通知前边两艘船散开，加速前进。前方不远就是我们游击区。快！我来掩护。”

一挺机枪架在船舵上的盐包中。

张团长：“准备战斗！”

敌人扫来一梭子弹，张团长身中数弹。船工赶来救护，也被敌人打伤。

渔船向木船靠拢。受轻伤的船工叫雷大伯和雷妹子把张团长抬下渔船。

敌艇愈来愈近。

木船上的人组织火力反击。

敌指挥官中弹倒下，其余人慌乱。另一头目对空鸣枪威胁：“稳住，章司令在炮台上督战，谁怕死，军法处置！给我打！”

渔船上，雷妹子为张团长包扎。

雷大伯拼命摇橹，渔船箭似的钻进了岸边芦苇荡。

锁三江炮台上，章司令、江处长用望远镜观战。炮艇已驶近木船。

炮台码头，第二艘炮艇起航，驶向木船。

第一艘炮艇的匪兵爬上木船。

木船上的战士与敌兵展开肉搏。

第二艘炮艇欲追进岸边芦苇荡。

此时，我岸上赤卫队已赶到，架上重机枪，向敌艇射击。敌艇忙掉头逃跑。

江面上。破碎了的木船下沉。一包包食盐浸在水中，冒着串串水泡。一箱箱、一捆捆的药品和日用品零散地漂浮在水面上，随着旋涡旋转、下沉。

锁三江炮台上。章司令：“大胆包天，哪个商号敢违抗条例，偷运封锁物资？”

江处长愤愤不平地：“一定要追查到底，严惩不贷！看来，对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商人，不把他们的心锁住，还是枉然。”

报纸特写：

《民国日报》：“锁三江，截获济共物资，封锁处，严加追查济共者。”

《申报》大标题：“赤区经济一片恐慌。”



一面镰刀加斧头的红旗在一座别具风格的八角形大礼堂上空迎风飘扬。

红色首都瑞金。我们看见一间大祠堂。屋檐下用墨书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门上有副对联：“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得灿烂辉煌。”

祠堂门口，不少人等候在那里，闹闹嚷嚷。他们都是来为自己单位报批计划、领物资的。有部队的、医院的、学校的、供销合作社的……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柜台里挤。

柜台后的办公桌上，各单位送来的申请购买单、定购物资单等叠成一堆。

一位科长专心致志地审批一张张单据。他一面用红笔在项目上打叉叉，一边说：“碘片没有，奎宁没有，疥疮膏也没有，红药水可以给你一点。”

红军医院院长瞪大眼睛：“什么？什么都没有！伤病员要不要治？”

“克服点！的确是没有东西，不是我不给。”科长把申请单交还给院长，又叫道，“红军大学！”

“红大”总务长：“到！”

科长举着购买单：“你们的添置计划太大，政府财政有困难，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央领导同志都带头吃两顿，一干一稀……你们考虑考虑吧。”

总务长无奈地收回购买单，挤出人堆。

“消费合作总社！”科长又叫道。

“到！”戴眼镜的老钟把申请单递上。

科长照例用红笔在单据上打叉叉：“电池没有，蜡纸也没有。煤油缺货，可以用樟脑油代替嘛。棉布没有，宁都夏布可以批给你。香烟？名堂多，什么‘美女’牌、‘金鼠’牌，还想抽那么好的！为了节约，毛主席早就不抽纸烟抽烟叶了。用废纸卷成喇叭筒抽，烟味浓，照样过瘾……”

这一说，大家都乐了。

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一位年轻英俊的军人策马来到国民经济部门前。他勒马下鞍，往人堆中挤，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作战物资领取单，拨开人群：“我们部队准备出发，急需补充军需物资，请你先批一下。”他递上领物单。

科长接过看后，头像货郎鼓似的猛摇：“对不起，你单子上开的都没有货。”将领物单退回他。

他心急如焚，压住怒火，恳求地：“同志呀，这不是开玩笑，部队等着上前线呐，多少总得批点吧！”

“批了也是空的，仓库根本没有东西。”

“怎么办？我要找领导！”他火了。

科长一怔。这时科长身后出现一位领导，他就是国民经济部的梁部长。他问：“什么事？”

“部队要行动，来领物资，他不给！”

梁部长接过领物单和介绍信。信上写着：“……兹介绍我师后勤部政委苏兴国前往领取军用物资，计开如下……”

“你就是苏兴国？”梁部长打量他。

“对，我就是！”苏兴国答应。

“我正要找你呢！请进来。”梁部长热情地招呼。

苏兴国绕过柜台走进来，后面一位干部马上过去向科长递送申请购货单。

路上，梁部长领着苏兴国从边门出来，交谈着向礼堂旁边的樟树林走过去。

“组织部还没有通知你？”梁部长试探地问。

“通知什么？这几天我与后勤部的几位同志四处筹集作战物资。想不到我到了这最高一级，还是扑空。我这个后勤部政委当不了啦。”

“敌人加紧封锁，白区的地下运输线几乎都被切断了，我们的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最近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并在赣南、闽西开办四个分局。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三江口分局当局长，负责对赣州和沿赣江市镇的进出口贸易工作。”

“哎呀呀，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找我？”

“因为你到过广州读书，见过世面，搞过白区工作，也打过仗，多才多艺，派你去适合。”

“梁部长……调我去搞经济？是不是我过去工作上犯过什么错误？”

“哈哈，偏见，可怕的偏见！”梁部长哈哈大笑，“前段时间，有人不赞成搞经济，谁要说经济工作，就被骂为右倾。也确曾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往经济战线上塞。毛主席批评了这种倾向。现在情况不同了，不搞经济工作要犯极大的错误，你刚才不是很有体会吗？不搞好经济，人民群众和军队能战斗、生活下去吗？”

苏兴国有所触动：“请让我想想……”

梁部长：“要知道，在困难面前，是用自己全部智慧迎上去，还是畏缩不前，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

苏兴国：“……”

梁部长：“你呀，应该向对白区工作部的张团长学习……”

苏兴国：“是张南岳？”

梁部长：“你认识？”

苏兴国：“我们是广州农讲所的同学。”

梁部长：“他在赣州搞到一批重要物资，不料在锁三江被敌人追劫，受了重伤。现正在红军医院抢救。”

苏兴国：“啊？我要去看看他！”

梁部长：“一道走！”

瑞金小街，麻条石铺成的街面。

人们挤在“中央消费合作社总社门市部”门口，店面柱头上挂着一块水粉牌，上写“优待红军家属，供应食盐”。

戴着老花镜的老谢，提着象牙戥子，像称金子那样称盐，像包眼药粉似的包好一撮盐递给一位老大爷。

苏兴国跟着梁部长在人群背后走过。

“盐卖完了，后边的不要等了。”老谢对大家说。

“我就不是红军家属？怎么不卖给我？”一位大嫂高声问道。

老谢：“等下批货到，先优待你。”

“要等到哪年哪月？”大嫂激动地诉说，“我的儿媳妇下个月坐月子，没有盐怎么成？造孽！”

老钟灵机一动，将柜台上的空盐钵刷了刷，然后用开水荡了荡，倒进大嫂的碗里。

盐水像眼泪似的滴在大嫂捧着碗里。

苏兴国目睹着，沉思着。梁部长拉他走了。

红军医院门口。



雷妹子与雷大伯扛着空担架与船桨出门，正碰上梁部长与苏兴国。

梁部长：“大伯、妹子，你们——”

雷大伯：“我们得回去。”

梁部长：“是他们父女俩把张团长从三江口救回来的。”

苏兴国：“从三江口？”

梁部长：“对，你们以后在那里会见面的。”

雷妹子：“是吗？”

梁部长：“你们那儿要办一个外贸局，他当局长。”

雷妹子：“太好了，欢迎你来！”

病房。张南岳团长处在昏迷中。

院长领着梁部长、苏兴国进病房。张团长脸色苍白，躺在床上。梁部长和苏兴国轻轻地走近床边，低声地唤着：“老张！苏兴国看你来了。”

张团长微微睁开眼睛，认出他是苏兴国，嘴角微露笑意。

苏兴国握着张团长的手：“老张，好些吗？”

张团长已经说不出话来，艰难地转头看着床头一包东西。医生会意地拿过来，张团长无力地拿起挂表递给苏兴国。

苏兴国会意地接过挂表，眼含泪水：“谢谢！”

张团长又拿起一封信与一张女青年的照片。

苏兴国接过细看，信封上写着“送给余玲玉女士”。

张团长的手随即落在床上，牺牲了。

苏兴国手捧遗物，默哀。

院长慢慢拉起床单盖住张团长的脸，内疚地：“唉，缺药呀，一个英雄，没有牺牲在战场，却死在病床上！”

梁部长、苏兴国与老院长走出病房。

“啊——”苏兴国惊异地听到一声惨叫传来。

老院长忙解释：“手术室给一个伤员截肢，没有麻药，硬是把病人绑在凳上，用锯柴火的锯子锯……”

只听得低微的呻吟中，夹杂着金属与骨头的摩擦声。每一声都似乎锯在人们的